

地里紅恙虫幼的出現数量、分布和 恙虫病的流行之关係的研究*

徐秉錦 苏克勤 陈心陶

(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

恙虫病在一个地区流行的的因素是复杂的。要充分了解这問題必須从多方面入手，而研究恙虫病的媒介动物和恙虫病的流行的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关于恙虫病动物媒介的确定，科学界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国已經証实的恙虫病的媒介，在广州为地里紅恙虫(*Trombicula akamushi* var. *deliensis*)^[1]，在台湾为紅恙虫(*T. akamushi*)；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苏門答腊、印度、錫兰、爪哇、西里比、所罗門島、澳洲等，証实地里紅恙虫为本病的媒介。日本、菲律宾等，又以紅恙虫为本病的媒介。还有一些地方如馬来亚、緬甸和新几内亚等上述两种恙虫都是本病的媒介。从国内外的文献看來，地里紅恙虫和紅恙虫无疑是世界各地一再証实的恙虫病的媒介，而且是主要的恙虫病媒介。

三年多来我們在广州各种动物的身上，检获了各种恙虫幼43,793只，其中地里紅恙虫幼有15,721只，沒有发现紅恙虫幼。由于前者是本地区一再証实的恙虫病的媒介，因此該种恙虫自然成为首先被考慮并进行研究的对象。本报告主要是通过地里紅恙虫孳生場所分布的調查，及本恙虫幼出現数量和分布的季节变化及其和气候条件之关系的了解，結合本市恙虫病流行地区环境的分析，說明本地区恙虫病流行为什么有季节性和地区性的問題。

一、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数量的月际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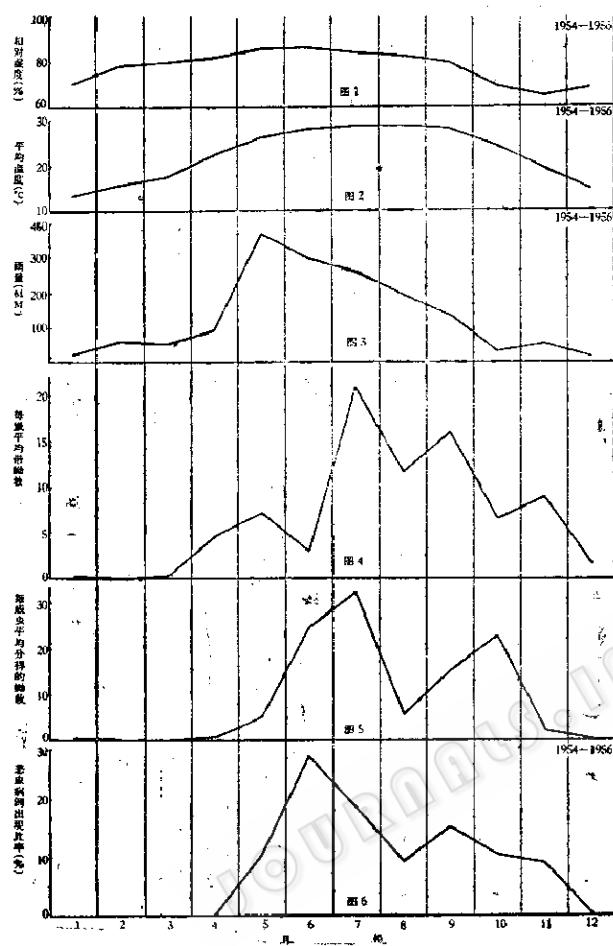
(一) 在試驗室培养条件下幼虫孵出数量的月际变化 我們在試驗室，用封閉的、經常保持飽和湿度的炭粉管进行了地里紅恙虫的培养^[2]。为了要了解恙虫幼孵出的数量是否有季节性，我們在許多成虫的培养管中，每隔2—3天检出全部孵出的幼虫，統計幼虫的数目，最后根据成虫数和出現的幼虫數計算出各月份的每一成虫(不分性别)平均分得的幼虫数。必須指出，这些培养管中通常各有成虫数个，成虫在活的时候很难准确地确定性别，

表1 在試驗室的条件下地里紅恙虫孵出幼虫数量的月际变化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成虫数(A)	15	15	14	22	39	37	30	37	36	24	17	16
孵出幼虫数(L)	3	0	0	21	194	907	971	208	545	547	39	6
L/A	0.20	0	0	0.95	4.97	24.51	32.33	5.62	15.13	22.79	2.29	0.37

* 1958年5月19日收到。

因此不能得到每一雌虫平均产出的幼虫数。虽然这样，根据这些材料已經初步可以看出地里紅恙虫幼出現的数量有季节性的变化。統計結果(表1, 图5)显示在試驗室条件下，



除了2月与3月份外，全年各月份都有幼虫孵出。但就孵出的幼虫数量的月际变化曲綫而言。由于8月份幼虫数量的显著下降，形成了全年的6、7月和9、10月的两个高峯。如果进一步把孵出幼虫数量和平均溫度这两种月际变化曲綫比較一下，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关系（因为恙虫是在試驗室內封閉的，保持飽和濕度的炭粉管內培养，雨量和相对湿度变化的影响都可以不作考慮）。在一年中12—3月份平均溫度最低，是广州比較寒冷的季节，其中1、2月份的溫度（平均13.4与15.6°C）更低，而在这时候地里紅恙虫幼孵出的数量极少，2、3月份（即經過最寒冷的月份后）甚至完全沒有孵出幼虫，4—11月份溫度較高（19°C以上），幼虫孵出数量增多，其中5—10月份溫度更高（24°C以上），幼虫孵出数量也更多。这些資料說明了幼虫孵出的数量和溫度有关。

至于幼虫出現数量在一年中之所以出現两个高峯，我們从培养資料的

統計初步看出一点线索。根据这些資料，我們发现絕大多数的地里紅恙虫从幼虫培养至成虫必須經過1—4个平均溫度在22°C以上的月份，而从幼虫开始培养至孵出第二代的幼虫，必須經過2—5个平均溫度在22°C以上的月份。根据广州的气象資料，平均溫度在22°C以上的月份为一年中的4—10月，而11—3月份的月平均溫度都在20°C以下（表3）。因此，在广州每年9、10月以后，第二年5月以前出現的地里紅恙虫幼一般多在第二年的6、7月孵出下一代幼虫，6、7、8月出現的幼虫多在9、10月孵出下一代幼虫。也就是说，在广州，地里紅恙虫可以在一年中繁殖两代。

上述的資料当然不能說除了溫度之外，其他气候条件不能影响地里紅恙虫幼孵出的数量。應該說，在足够濕度的環境中（如上文所述的經常保持飽和濕度的炭粉管中）培养，溫度（在一定限度之内）是影响幼虫出現数量的主要气候因素。

(二)两种最常見的鼠类携带地里紅恙虫幼數量的月际变化 我們从1954年开始检查广州市区范围内几种常見鼠类、家畜、家禽以及野生鳥类和兽类。这許多动物的检查結果显示在广州地区几乎全部的地里紅恙虫幼都是寄生在四种常見的鼠类，其他动物是絕

表 2 广州市两种最常見鼠类携带地里紅恙虫蚴数量的月际变化
(1954, 3 月—1957, 10 月)

月份	检查鼠数	带 虫 鼠		检获恙虫蚴总数	每鼠平均带虫数
		数 目	百分率(%)		
1	102	6	5.9	13	0.13
2	137	0	0	0	0
3	236	7	2.9	31	0.13
4	345	92	26.7	1569	4.5
5	316	108	34.2	2290	7.2
6	172	37	21.5	458	2.7
7	125	51	40.8	2612	20.9
8	234	80	59.9	2698	11.5
9	155	60	38.7	2343	15.1
10	148	49	33.1	954	6.4
11	57	18	31.6	501	8.8
12	132	24	18.2	213	1.6

表 3 广州市 1954—1956 气象資料

月份	雨 量 (毫米)				平均温度℃ (1954—1956)	相对湿度(%) (1954—1956)
	1954	1955	1956	平 均		
1	30.69	12.22	29.93	24.15	13.4	70.91
2	68.75	8.73	94.8	57.42	15.6	78.47
3	107.54	20.52	28.81	52.29	17.75	79.87
4	170.24	35.59	66.28	90.69	22.63	81.83
5	240.35	558.17	305.63	368.06	26.13	85.57
6	308.10	388.51	201.39	299.34	27.77	85.67
7	118.65	532.01	135.46	262.04	28.47	83.67
8	191.44	257.95	99.13	182.84	28.47	82.33
9	280.69	96.35	30.43	135.72	27.9	79.33
10	19.49	71.11	4.45	31.68	24.27	69.33
11	86.05	22.66	54.1	54.27	19.33	65
12	4.64	8.63	42.4	18.56	14.8	68.33

少或只是偶然发现的。

三年多(1954年3月至1957年10月)以来,我们在广州市区范围内捕获活老鼠2,402只,其中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1,710只,黑家鼠(*Rattus rattus*)453只,黄胸鼠(*R. flavipectus*)159只,食虫鼠(*Suncus murinus*)80只。经过检查,在这2,402只老鼠的身上找到恙虫蚴7种,地里红恙虫蚴是其中两种最常見的恙虫种类之一,总共检获15,721只。由于考虑到上述四种老鼠的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为了更能反映住宅区恙虫蚴出现数量的实际情况,把和居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而占三年多来所捕获老鼠总数90%以上(即2,163只)的两种住宅区内最常見的鼠类,褐家鼠和黑家鼠的检查結果按月統計如表2。

表2的資料和图4的曲綫显示两种最常見的鼠类携带地里红恙虫蚴数量有季节性的变化。把这資料和試驗室內培养統計的結果及图5的曲綫相比較,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相

表4 广州市三年来恙虫病例出現数量的月际变化
(1954—1956)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计
病例数	0	0	0	0	21	57	39	19	32	21	19	1	209
百分率	0	0	0	0	10	27.2	18.6	9	15.2	10.5	9	0.5	100

同的地方是12—3月份携带数量极少。4—11月份高，8月份显著下降；不同的是6月与10月份在試驗室的培养，幼虫数量都在高峯，而在自然界鼠类携带幼虫的数量是6月份显著的下降，10月份也略为降低。这种情况的解释我們認為可能和雨量的变化有关。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詳加討論。

(三)討論 我們在試驗室里飽和湿度的条件下培养恙虫初步看出地里紅恙虫一年中可以繁殖两代；而在这种情况下，幼虫出現数量的季节变化可能主要是广州地区的温度条件所决定的。具体的說，12—3月份的月平均温度在18℃以下，地里紅恙虫发育迟緩，产卵及幼虫孵出的数量极少，但由于还有7个月(4—10月)月平均温度在20℃以上使地里紅恙虫有可能在这时期内繁殖两代，并出現两个幼虫孵出数量的高峯。必須指出，在这种培养的条件下，虽然温度和自然界的情况差別不大，但必竟湿度是飽和的，因此不能完全反映自然界的情况。

在自然界里确定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数量的月际变化 一般可以从检查鼠类携带該种恙虫幼的数量变化看出一些情况；有的人甚至認為一个地区鼠类携带某种恙虫幼(指以鼠类为自然寄主的恙虫种类而言)的数量变化可以作为該地区該种恙虫幼出現数量的指数。我們認為常見鼠类携带地里紅恙虫幼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能够代表該地区該种恙虫幼出現数量的变化。所謂“在一定的意义上”即是說在通常的情况是能够代表，而在另外的情况則不能够完全代表而言。我們說能够代表是因为：(1)在广州检查了許多种的动物，証明絕大多数的地里紅恙虫幼是寄生在鼠类的，特別是几种常見鼠类的身上，而在別种动物則是絕少发现的。(2)恙虫孳生場所的調查証明地里紅恙虫孳生点的分布和鼠类的活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2]。(3)在正常的情况下地里紅恙虫幼只是分布在該种恙虫孳生点附近的一定范围之內的地面上。关于这一点 Audy 与 Hanison 二氏^[3]，鈴木猛氏等^[4]及于恩庶氏等都发现相类似的情况。(4)我們的試驗材料显示地里紅恙虫幼寄生于鼠类一般經2—5天即已飽食，并脱离鼠体。从上述的四点，我們可以理解，在广州，鼠类身上携带的地里紅恙虫幼数量的变化應該能够反映該种恙虫幼出現数量的推移。但在另一方面，Audy 与 Hanison 二氏在緬甸和馬来亚的觀察証明恙虫幼在地面的分布固然在孳生場所附近的一定范围之内，但雨水能够影响这种分布。綜合上述許多資料考慮一下，不難理解在雨量集中的季节，由于大量雨水的降落，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了幼虫离开原来孳生的地点向外扩散。这样，在恙虫孳生点的一定范围内，一般說来也就是鼠类經常活动的一些地方，恙虫幼的密度在这时候反而減低了，而反映在这时候和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鼠类携带恙虫幼在数量上则是不同程度的減少了。根据这种理解，看一下鼠类携带地里紅恙虫幼的資料(表2)和月际变化曲綫(图4)，似乎可以說6月份携带幼虫数量的显著減少可能是受了5、6月份雨量高度集中(5月份368.06毫米，6月份299.34毫米)

的影响，而 10 月份的略为下降和 1954 年 9 月份(280.69 毫米)雨量的集中有关(表 3)。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自然界中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的月际变化和試驗室內的培养結果基本上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一年中实际上也有 6、7 月与 9、10 月的两个高峯。这結果除了进一步証明温度对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的影响(參看前一节)外，也并沒有排除其他气象条件的作用。

二、恙虫病例出現數量的月际变化

根据广州市三年来(1954—1956) 209 个恙虫病例按月份統計的結果(表 4，图 6)看来，一年中恙虫病例的出現从 5 月份开始，6 月份(27.2%)达到全年的最高峯，以后下降到 8 月份(9%)，再上升到 9 月份的 15.2%，再后又一直下降至 11、12 月份；因此一年中除了 6、7 月份的高峯外，还有 9、10 月份的一个小高峯。把这曲綫和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的曲綫(图 5)相比較，不難看出它們之間是基本上符合的，可以說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多的季节，也是恙虫病例多的季节。

再看 1954—1956 广州气象資料(表 3)，在雨量，相对湿度及平均温度三者之中，病例出現数和雨量变化的关系似較密切，把两种月际变化曲綫(图 3 与图 6) 比較一下，也正証明了这一点。恙虫病例出現數量最多的 6、7 月份都是雨量集中的月份，特別是病例最多的 6 月份，不但該月份雨量多，而且恰好在全年雨量最集中的 5 月份之后。具体的說，雨量从 4 月份起急速上升到 5 月份达到全年的高峯(368.06 毫米)，而恙虫病例从 5 月份开始上升到 6 月份达到全年的高峯(27.2%)。这事实似說明了經過一个雨量最集中的季节之后，跟着出現了大批的恙虫病例。Soman 与 Das Menon 二氏^[5]在河內分析了 27 个恙虫病例，也发现大多数病例发生在 9—10(或 11) 月份，即在当地雨季之后。广州市的防疫人員也有这样的經驗，就是連續几天的大雨之后必然隨着出現一定數量恙虫病例。当然雨水的本身不能引起恙虫病，也不能直接对恙虫病例的出現起作用，原因只在于雨量的集中，可能影响地里紅恙虫幼在地面上的分布。我們的地里紅恙虫孳生場所的調查結果，証明在人烟稠密的住宅区范围内有地里紅恙虫孳生点的存在，但一般分布于人跡比較少到的地方^[2]。因此雨水所造成的恙虫幼的扩散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恙虫幼和人接触的机会。恙虫幼刺螫人而传播恙虫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了。我們認為广州市一年中在 6、7 月份集中出現大批的恙虫病例，除了因为这两个月份是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最多的季节外，也因为这时候是处于全年雨量多的季节，而且又是經過雨量最集中的月份之后。至于 9、10 月出現恙虫病例数的小高峯，可能主要是因为这时候正是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的第二个高峯的缘故。

三、恙虫病流行区环境的研究

几年来，在广州发现恙虫病例的地区，依照恙虫病例出現的情况大約可分为两类：(1) 散发地区——这一类地区每年出現的恙虫病例少，出現的地点比較散乱。一般的情况是今年在这里暴露出一两个病例，明年又在那里发现数个病例；有的年份出現过一些病例，有的年份甚至完全沒有。(2) 集发地区——这一类地区每年出現的病例数多，比較集中，而且几乎年年如此。我們在上述两类地区都曾發現地里紅恙虫的孳生点，但就孳生点的數

量而言，后一类地区则远较前一类为多。

研究一下两类地区的环境条件，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在散发地区，建筑物、道路、环境卫生等各方面都比较好，排水系统也比较完善；一般没有烂地、瓦砾场、废园等环境卫生条件差的空地；空地面积少，即使有也是比较整齐和干净的。在这一类地区的范围内，一般没有低洼的和排水困难的地带，因此即使在雨季也不容易出现内涝或较大面积积水的现象。

集发地区的环境条件恰与上一类地区相反，它的特点是“低”、“湿”、“滞”与“烂”。在这里一般是地势比较“低”，比较“潮湿”，排水系统比较差，外洩缓慢或困难（就是所谓“滞”），容易留积雨水。在雨季特别是雨水集中的时期，时常出现内涝，较大面积的积水甚至泛滥。这里虽然也会有一些小沟小河，但一般只有助于该地区的“湿”，而在雨季由于附近高地水流的涌入所起的洩水作用并不大。至于“烂”则系指这一类地区，一般是解放前经过严重破坏的灾区，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或者一向是建筑物、道路、环境和环境卫生条件很差，解放后虽有很大的改进，但比起别地区还是比较差的地区。在这里的建筑物主要是简陋的木屋、平房；空地、废园、瓦砾场、荒地等面积大，由于环境卫生和建筑物条件差，造成了鼠类聚生，人鼠之间接触频繁的情况。

从地里红恙虫孳生点的分布和鼠类活动之密切的关系，以及从地里红恙虫幼的分布和雨量变化的关系的角度看，上述恙虫病集发地区的环境条件，不论在平时或在雨量集中的季节都是大大地有利于地里红恙虫之传播恙虫病的。我们试验室的恙虫培养试验证明地里红恙虫对泥土中的湿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因此“湿”是一个理想的孳生环境。上文提到我们的恙虫孳生点调查结果证明鼠类的活动决定了地里红恙虫孳生点的分布；而在这种环境里一方面地面的情况比较更有条件成为孳生点，另一方面“烂”又使鼠类经常生活在人群之中。那么在这一类地区比别的地区有更多的地里红恙虫的孳生点和更多的地里红恙虫分布于人迹常到的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在平时上述地区的地里红恙虫幼和人接触的机会也比一般地区多一些。再说简陋的木屋对阻止恙虫幼进入屋内应该说不会有很大的作用的，更不用说对恙虫幼因雨水集中等外力而引起的扩散了。至于排水缓慢或困难正是增加了雨水集中对恙虫幼扩散程度的影响。总之，“湿”与“烂”的环境有利于地里红恙虫的孳生，造成了更多的孳生点暴露于人迹常到的范围之内的情况；“低”与“滞”的条件增加了雨量变化对恙虫幼扩散的影响，而两者都有利于恙虫病在该地区的传播。

四、总 讨 論

根据我们三年来在广州调查恙虫孳生场所的结果^[2]证明不论在人烟稠密的市区或在人迹罕到的郊区都发现一定数量的地里红恙虫孳生点。在另一方面本文的材料显示一年中除了2月份外，各月份都有地里红恙虫幼出现。因此在地里红恙虫已经一再证实是本地区恙虫病媒介的基础上，可以说广州市的许多地区，在一年中各个季节恙虫传播恙虫病的威胁都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威胁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地区都有程度上的差别。就季节而言，恙虫病立克次体通过地里红恙虫幼传播给人的机会由于下述的两个原因，各个季节是不相同的：(1) 恙虫幼出现数量有季节性的不同，例如每年5—10月出

現數量多，特別是6、7月與9、10月出現數量達到高峯的時期，傳播的機會遠遠地超過其餘的月份了。（2）恙虫幼在地面的分布在某些月份，如5、6月份，由於雨量的過分集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恙虫幼的分布，一般的說增加了和人接觸而傳播病原體的機會。上述兩個因素同時具備時，可以造成更多數量的恙虫病例出現。廣州市6月份之所以湧現大量的恙虫病例，原因可能就在於此。就地區說，地里紅恙虫孳生點的數量和分布，恙虫幼在地面的分布以及這種幼蟲和人接觸的機會都和環境條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此外雨水對地面恙虫幼分布可能產生的影響也因為地區環境的不同而有差別。廣州的恙虫病例為什麼常常集中出現於某些地區的原因可能就在於此。總之，恙虫病例出現數量之所以有季節性，歸根結底是一個地區的氣候條件所決定的，地區性是環境條件決定的；但由於環境因素及環境因素的變動，特別是局部的變動是異常複雜的，加上人的行動又不是只限於某個範圍之內，因此可以相信可能有相當一部分的病例是不屬於上述兩種因素影響的範圍之內的，而是偶然出現的病例。根據我們追查一些病例的發病日期、地點，對該地區的地里紅恙虫孳生點的資料的結果发觉事實也可能正是這樣。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考慮到各年份的病例數較少，才把三年來的資料合在一起進行統計。

遠在一千多年以前，我國人民就已經注意到水和恙虫病的關係。晉朝葛洪抱朴子云^[6]：“蟲，水陸皆有之，雨季，人晨暮踐沙，必着人”。又肘后方云^[7]：“山水間多沙……人入水中及隱行草中，此蟲多着人”。日本文獻也很早記載了恙虫病的季節性及其和河水泛濫之關係，稱之為洪水熱，正如我國古時李時珍稱之為“溪毒”一樣^[8]。至於水和恙虫病之間為什麼有這樣關係，本文提出了雨水和水源對泥土中的濕度的影響，地里紅恙虫對泥土濕度的要求，雨量的變化，河水的泛濫對地面恙虫幼分布的影響等幾點，可能初步說明了水和恙虫病之間一部分的關係。

本文的材料說明了恙虫病能夠在一個地區流行必須具備一定的氣候和環境的條件；因此徹底改變環境面貌是滅絕恙虫病的根本辦法。具體的說，首先要求改善環境衛生，消滅爛地、瓦砾場、廢園及尽可能改善建築的條件，改變人鼠共處的情況，從根本上消滅地里紅恙虫孳生點暴露在居民經常活動的地方的情況。改造環境面貌的措施應該是割草、清除瓦砾、垃圾、充分利用荒地廢園，以及用砂或含砂量多、腐殖質少的泥土或黃土壤塞（并打實之）洼地、潮濕地、背陽地面與爛地。當然也可以同時使用化學藥品如DDT, 666等，並結合滅鼠運動。其次是要求改變排水緩慢或困難的情況，包括疏通溝渠、建下水道以及其他各種防洪防泛、防止內澇積水等工程措施。從廣州市幾年來消滅恙虫病的效果看證明上述措施是有效的。

滅絕地里紅恙虫除了要徹底的改變環境面貌，堅持經常的鬥爭外，還可以安排重點進行防疫措施的季節。本文的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月際變化的資料提供了每年的4月以前，即在恙虫幼開始較大量地出現之前是理想的季節；因為一方面這時期沒有或極少幼蟲出現，執行防疫措施比較安全，另一方面這季節寄生在動物身上的幼蟲極少，該種恙虫多在地面上，比較集中，因此容易收到效果，此外還有防止5月份以後疫情暴發的作用。地里紅恙虫孳生點的調查結果給我們指出了：如果使用化學藥品殺滅地面上的恙虫可以只在部分的地區進行，不必全面鋪開，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效果。從節省人力物力的角度看，無疑的應該這樣做。

五、摘要

1. 試驗和調查的結果證明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有季節性的變化。在廣州市每年的12—3月份恙虫幼很少，6、7月份與9、10月份是出現數量的兩個高峯時期，在廣州地區的氣候條件下，這種季節性的變化和溫度有密切的關係的。

2. 廣州市恙虫病例出現數量不但有季節性，也有地區性。三年來的統計數字說明每年的5月開始出現恙虫病例，6、7月與9、10月恙虫病例比較多（這和地里紅恙虫幼出現數量的季節性是一致的），其中尤以6月份是病例數出現最多的月份（27.2%）。就地區說，恙虫病例集中出現的地區常是地勢比較低、比較潮濕、排水系統比較差、建築簡陋、環境衛生不好的地區。

3. 氣象材料和恙虫病例月際變化曲線顯示經過雨水最多，最集中的月份（5月）之後，隨着湧現了大批的恙虫病例，成為一年中恙虫病例數最多的月份。

4. 恙虫病例出現數量之所以有季節性和氣候條件有密切的關係，有地區性和環境條件有密切關係。就氣候條件說，廣州市，影響本病的媒介動物，地里紅恙虫幼的出現數量的主要原因是溫度。在另一方面，雨量的過分集中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恙虫幼從原來的孳生場所向外擴散，增加了和人接觸的機會，而兩者都和恙虫病的傳播有關。因此在恙虫幼出現數量多，而同時又是雨量集中的季節，或處於雨量集中月份之後的季節可以出現大批的恙虫病例。就地區說，地里紅恙虫孳生點的數量和分布，恙虫幼的分布以及這種幼蟲和人接觸的機會都和一個地區的環境條件有密切的關係。此外，地區的環境條件還可以影響雨量的變化對地面恙虫幼分布的影響。廣州市恙虫病例之所以常常集中出現於某些地區，原因可能就在於此。

5. 本文還根據試驗觀察材料對徹底消滅恙虫病的預防措施及進行預防措施季節的選擇提出建議。

參 考 文 獻

- [1] 趙樹蒼等：1953—1954. 在廣州發現的恙虫熱立克次體的研究，微生物雜誌 1 (1): 42—55。
- [2] 陳心陶，徐秉錦，蘇克勤：地里紅恙虫孳生場所的研究，動物學報 11 (1): 6—11。
- [3] Audy, J. R. & Hanison, J. L.: 1951. A review of investigation on mite typhus in Burma and Malaya, 1945—1950. *Trans. Roy. Soc. Trop. Med. Hyg.*, 44 (4): 371—395.
- [4] 鈴木猛等：1954. 恙虫幼蟲の地表に于ける發生狀態。臨床 6 (6): 572。見醫學中央雜誌 119 (4): 1216。
- [5] Soman, D. W. & Das Menon, V. K.: 1948. Scrub typhus (mite typhus) in Bombay with a report on the isolation of causal *Rickettsia*. *Indian Med. Gaz.*, 83: 17—20.
- [6] 葛洪：抱朴子。
- [7] 葛洪(晉)：肘后方。
- [8] 李時珍(明)：本草綱目。

LARVAE OF *TROMBICULA AKAMUSHI* VAR. *DELIENSIS* AS RELATED TO THE EPIDEMIOLOGY OF TSUTSUGAMUSHI

HSU PING-KUEN, SU KE-CHIN AND CHEN HSIN-TAO

(*Chung-shan Medical College, Canton*)

1. The results of study in the last 3 years, indicate that *T. akamushi* var. *deliensis* in the Canton region has a clear-cut seasonal distribution, the larvae being fewer in number from December to March, but in greatest quantity in June-July and September-October. Apparently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imatic conditions.

2. Cases of tsutsugamushi reported from Canton not only vary in seasonal distributions, but also in localities. In the last 3 years most of the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June-July and September-October (Coinciding with the two *Trombicula* peaks), particularly in June (27.2%). In some localities, the disease has been most prevalent in slum areas.

3. Meteorological data indicate that cases of tsutsugamushi appear most abundantly after a month or so of heavy rain.

4. Temperature affects directly the number of *Trombicula* larvae that may appear at given time, and the heavy rain affects the dispersion of the larvae, hence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contact between man and the vector. As a result, more cases of tsutsugamushi may eventually appear. Poor sanitary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favorable climatic conditions for the vectors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so that an epidemic of tsutsugamushi may eventually break out. Furth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ay also alter one way or the other how rain affects the dispersal of the *Trombicula* larvae. These facts explain why cases are more concentrated in certain areas of the city.

5. On the basis of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methods of control of tsutsugamushi, including the choice of time, are proposed.